

DANGDAI ZAWEN MINGJIA SHUXI

当代杂文名家书系

◎ 林永芳 著

穿越思维的篱笆



群众出版社

附赠 (95) 中国文学年图

中国文学年图：1995年——1996年

（1995年1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

1995年1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

1995年1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

1995年1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

当代杂文名家书系

穿越思维的篱笆

林永芳 著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越思维的篱笆 / 林永芳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5.10
(当代杂文名家书系)

ISBN 978-7-5014-5426-6

I. ①穿… II. ①林…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3848号

当代杂文名家书系

穿越思维的篱笆

林永芳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

印 张: 9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96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4-5426-6

定 价: 33.00元

网 址: www.qzcbbs.com

电子邮箱: qzcb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83903253

公安综合分社电话: 010-8390187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思想不灭 杂文不死 希望常在

(总序)

朱铁志

《求是》杂志副总编

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杂文名家书系”中，八位同行的作品名列其中。老友阮直兄嘱我写一点感想作为总序，犹豫再三，还是从命了。之所以犹豫，一是因为近年来工作繁忙，对杂文创作的整体情况缺乏应有的调查研究，所知有限，没有多少发言权；二是对于八位作者的了解不均衡，有的熟悉一些，有的不那么熟悉，缺乏知人论世的先决条件；三是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越来越不自信：真理的相对性和判断的绝对性是一对矛盾，私心以为一孔之见的东西，别人看来可能一文不值，所以聪明人通常是谨慎而沉默的。好在我并不聪明，又兼八位作者的作品摆在那里，“鸡蛋”的味道如何，自可仔细品评，未必非要拜见“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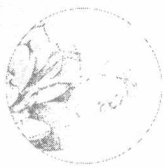
鸡”。借用国庆长假，清茶一杯，拜读佳作，也不失为一桩美事。何况我之所以斗胆作序并不是自认有资格，而是因为崇尚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特表达，是因为推崇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在八位作者身上，我不同程度地发现了这种“三独”气质，看到了流淌在他们文字间的杂文精神，禁不住引为同道。尽管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所有观点，但这似乎不至于成为我们彼此疏远的原因。君子和而不同，本是同志之道；杂文作者之间，更应具有求同存异的雅量、欣赏“异己”的胸怀。

有人说网络时代是杂文式微的时代，也有人说杂文已死，杂文家已亡，蕴含其间的悲愤与无奈不难体会。这样的说法，一方面道出了事实真相，即传统的、主要活跃于报纸副刊的杂文确实呈现出衰微的景象，与报刊发行量、广告量双双走低的整体趋势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互联网特别是移动客户端的迅猛发展，从技术层面为人们的自由表达预留了巨大空间、创造了极大可能。一批思想深邃、材料丰富、文笔犀利的网络杂文异军突起，大有取代传统报刊杂文的态势，让习惯了在报刊园地挥洒的传统杂文家一时不知如何掌握文章分寸，妥善把持杂文的“度”，变得像个“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脚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杂文似乎确已式微、杂文家确乎半死不活了。

然而，这不过是事物的表象而已。如果把目光从报刊“花边文学”中稍稍移开一点，放眼“海量信息、实时更新、双向互动”的网络空间，就不得不承认，杂文非但没有死，反而以更加

健朗的姿态、更加犀利的锋芒、更加多变的样式在更广阔的空间复活了。如果说传统杂文属于“小众写作”，门槛相对较高，那么如今的网络写作则是典型的“众声沸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未像今天这样得以充分体现。一个有出息、有抱负的杂文家，不必和“评论”争短长，无须抱怨网络抢了饭碗，应该从传统报纸副刊的小天地里杀将出来，努力使自己成为评论写作、杂文创作、网络耕作的“三栖动物”，竭尽全力干好自己手中的活计就是了。本丛书的八位作者身份不同、年龄各异，既有我的前辈，也有我的同代人，更有风华正茂的七零后、八零后。他们没有止步于传统报刊，而是潇洒游走于实体报刊和虚拟空间两大地带，成为广受关注的杂文作者。

赵相如老师早年供职于《人民日报》，如今主持《华商汇》及其副刊的笔政，无论从事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的党报工作，还是主办民间刊物，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干得风生水起、异彩纷呈。作为杂文界的前辈，赵老师不仅几十年笔耕不辍、佳作迭出，而且在自己主持的园地里团结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者，使《华商汇》成为一块全国为数不多的杂文热土。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勤奋的笔耕，使他的杂文干净清爽、老辣纯熟、绵里藏针，具有娓娓道来、从容不迫的美学气质。赵老师的杂文，极少有华美的词句、华丽的铺排，更没有华而不实的装腔作势。他的言说，倒像是阅尽世事沧桑的智者与后生秉烛夜谈，说的都是家常话，道的却是人间至真的情与理。



郭兴文先生长我几岁，属于同代人。但在我心目中，他早已是闻名遐迩、功成名就的大家了。郭兴文先生生长于人文传统深厚的陕西，大学时专攻文史，毕业后长期供职于《西安日报》，写新闻、办副刊、搞研究，样样涉猎，均有所成，著述颇丰，曾获韬奋新闻奖等百余奖项。深厚的文史功底使他的杂文具有浓郁的书卷气，他常将笔触伸向时间深处，在泛黄的书卷中寻找古为今用的资源，自如游走于古今之间，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

我与阮直兄相识多年，时有沟通，是无话不说的老朋友。文人间的友谊少不了以文相识、以文相交、以文相敬。除了思想观点、审美趣味的契合，更兼声气相投、性格暗合。阮直兄，原名刘永平，从内蒙古到广西北海，一路南下，不仅将大嗓门喊到了南方，也把杂文之火烧到了那里。说到他的杂文创作，不能不提他对整个杂文文坛的贡献。他所主持的《北海日报》《北海晚报》是编发杂文颇多的地方报纸。熟悉如今杂文创作生态的朋友不难明白，这是多么不易。不仅如此，他还常常向各省市报刊毫无保留地推荐作者，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作者经他推荐走上了杂文创作的道路。他的古道热肠，是被朋友广为称道的。阮直的杂文创作带有鲜明的文学色彩，他始终把杂文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来经营，不屑于平铺直叙的所谓“直抒胸臆”。他的创作善于从细节出发，透过具象的观察得出宏大的结论，善于将理性的思考投注到感性形象的描摹之中。他创作的最大特点是幽默机智。机智来源于博学基础上的顿悟，而幽默不仅有先天性格的优势，更是一种智力的优越，这就难怪他的杂文常有一些

奇妙的构思让人拍案叫绝。

熟悉赵青云的名字，始于赵相如老师主编的《华商汇》。因为常在其中的“社情杂思”栏目中碰面，由知其文而知其人，逐渐成了朋友。在我看来，青云近乎全才：头顶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担任宁波海事局的主要领导，能文擅画，又有一手专业水准的篆刻技术。更为难得的是，他并不恃才傲物，为人极其谦和朴实，不失文人本色。他的杂文多从现实中来，重实际、接地气，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朴素的文字背后，常有奇思妙想；在平和的表达之下，蕴藏尖锐的批评。

本套丛书的一大特色是八位作者中有四位女将。这里单独强调杂文作者的性别，绝无性别歧视的意味，而是因为杂文这种特殊的文体似乎男性更加青睐，与男人性格更加契合。虽然这并非绝对真理，但证诸以往的杂文创作，却是不争的事实。以我十分有限的阅读经历，发现活跃或曾经活跃在当代文坛的杂文女作者实在有限，二十一世纪以来活跃的杂文女作者似乎更少。

多年前认识孔曦，有过两面之缘，也读过她的一些作品，算是老朋友了。孔曦的经历比较丰富，工学出身，做过技术员，当过刑事技术讲师，后从事报纸编辑工作，已有多部杂文随笔集出版。读女作者的作品，往往不自觉地有“女性写作”的先入观念作祟。然而我看了孔曦近期的创作以后，却吃惊地发现她现在的创作充满了男性作者也未必具有的阳刚之气。其思想之刚健、行文之果决、论断之坚硬，都让我对这位上海女人另眼相看。

至于高伟，说来有趣，我是通过她行走天下的儿子认识她



的。那个大三男孩独步青藏高原，不仅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天有多高、地有多阔、人能走多远，而且洋洋洒洒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游记，这在如今的独生子女当中实在不多见。我很好奇，这么好的孩子背后一定站着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吧？是的，高伟便是。高伟系作家、诗人出身，博览群书带来的通达灵动，加上小说家细致入微的刻画描写，使她的杂文随笔带有一种作家气质。透过她文中涉猎的阅读范围，我也明白了她教子有方的内在秘密。高伟的杂文最为可贵的一点是她在针砭时弊的同时，常常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女性的直觉一旦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很可能产生一种令人悚然而惊的力量和震撼。这个“一生只向真理低头”的快乐女子，善于把打击自己的力量当作自己的力量，因而具有双倍的力量。

马亚丽的名字并不陌生，从《杂文四重奏》中就已知道。作为东北老乡，我对马亚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她曾经做过环卫工人、绿化工人的经历，尤其让我肃然起敬。有人说杂文的门槛比较低，似乎谁都可以写，我完全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对于蹩脚的创作而言，小说、诗歌、散文，甚至所谓学术论文的门槛都不高，谁都可以操持，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流在血管中的是血，流在下水道里的只能是污水。马亚丽用自己的勤奋和才华，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而且将作品刊发于全国各大媒体。她的创作徜徉于古今之间，善于从时间深处钩沉掌故，挥洒哲思。有人说她是“女子文学”中一枝挺立的奇葩，有侠骨剑气之勇、翠竹红梅之美、凌霜傲雪之姿。其文风俏皮流利、峻拔犀利，融说理、

言事、抒情于一炉，于荒唐中见真情，于幽默中寓深意。

林永芳的存在是我孤陋寡闻最有力的证据。在八位作者当中，林永芳或许是最具学者气质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她在先后从事科技工作、理论工作和行政工作之余始终坚持有效阅读，更是因为她的独立姿态、她的桀骜不驯、她的旁征博引、她的表面平和冲淡实则锋芒毕露的文字。林永芳的杂文有思想、有文采、有锋芒、有力度。但当她面对网络时代众声沸腾的局面时，却谦虚地说自己“不会再有‘文章济世’的天真幻想了。只不过，既然上天赐我尘世一游，既然观察未停止、思考未停止，既然偶有所思所感，不忍就这样任其散佚湮灭。相信独立思考的东西，总不会毫无参考价值。‘思想超市’里的产品丰富一分，总胜过单调一点。倘能给他人以那么一星半点的共鸣和启迪，也就不算白写了”。这样的说法，或许无意间道出了如今很多杂文家的写作宗旨，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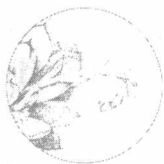
是的，文章未必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肯定没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威力，但自由思想、自由表达，永远是创造的前提。这就是杂文无论怎样卑微，依然有其独立存在价值的原因所在。

2015年10月6日于北京

从“思想国有”到“思维超市”

(自序)

1980年以前出生的人，大抵还记得“国营商店”这个东西——品种单一、款式单调；给你什么商品、什么价格，全凭少数人说了算，好或不好，你都没有知情权或发言权；无论你走几家商店，都只有那几样东西，想要货比三家、体验琳琅满目的惊喜，那简直是不可能的。长年如此，以致国民的审美能力被集体拉低，设计能力、创新能力发育不良。当然，至今仍有那么一些人，只记得在那里买东西只需闭起眼来付钱就是，不必劳神动脑对比选择，却忘记了它的另外一些基本面——生产经营高度垄断，没有任何竞争的压力，自然也就不会有改进的动力。于是，在这种商店里，就连最基层的营业员都牛到可以爱答不理睥睨一切，遑论将顾客当什么上帝；即便如此，你还得忍住怒火乖乖排队，凭票采购。



今天我们已明白：对消费者而言，垄断和单一永远是噩梦，只有多元选择空间才是我们的福祉。正因为意识到社会从多元竞争市场获得的福利远比单一垄断市场要大，才有了种种旨在反垄断的法规。物质的市场是如此，那么思想文化产品的“市场”呢？是否也应作如是观？至少，从眼下看，“统一思想”和“多元思潮”之间旷日持久的阵地战依然硝烟弥漫；“思想解放”的口号虽已写入官方文件三十多年，多元产品虽然早已铺天盖地，可“统一思想”的号召依然强大到足以“杀”人（杀灭一切与己不同的头脑）。

诚然，“思想国有化”由来已久。从钦定史书所提供的资料来看，其始作俑者当属秦始皇；而升级版的操刀者则是汉武帝。以思想文化史的视角观之，他俩名垂青史的最大“功绩”不是文治武功，而是“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当然，与20世纪另一些巧妙的操刀者比起来，他们就显得太血淋淋、赤裸裸、黑漆漆了，因而也太小儿科了。希特勒、戈培尔们的做法才叫高明。1933年9月，他们成立了德国文化协会，由戈培尔任协会主席，下设美术、音乐、戏剧、文学、新闻、广播、电影等协会。凡在相关领域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应协会，像服从法律一般服从这些协会的指示，不听话者不得食。由此，实现了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几千万德国人能够欣赏到怎样的文学、美术、戏剧、电影作品，可以收听到怎样的广播、看到怎样的新闻，都取决于党国元首之好恶。以新闻为例，曾任驻德记者的夏伊勒如此记载：“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

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鉴于此类指令实在见不得人，于是，它们被当成了党国的秘密，适用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去加以严格保护：“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1936年，德国《波森日报》某先生就因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外国记者而被判处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

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朱元璋删《孟子》，到康乾盛世的文字狱；从民国的“党化教育”，到只剩八个样板戏的“文化大革命”；……“统一思想”的口号响彻每一寸国土，权力实现了对大脑的霸权，对思想文化产品的绝对垄断。于是，人脑的多元思考能力实际上已经“死”了。

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可当内在生理上的“无法禁锢”遭遇外部环境上的“严加禁锢”，你若依然坚持“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那么，得到的只有锁链，失去的将是整个世界。幸运的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以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不仅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而且放进了阳光和空气，拯救了无数在缺氧中濒临窒息萎缩的大脑。这可以算是“思维超市”即将开张的先声。而“思维超市”真正开张并对所有人开放，则是21世纪个人电脑的普及、互联网势不可当之后的事了。信息篱笆一溃千里，海量资



讯自由奔涌，距今虽仅十几年时间，却引爆了不可估量的冲击效应。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有这么一颗平凡的头脑，在刻意催眠中沉睡了二三十年，忽然机缘巧合闯进多元思想的“超市”。就像一个只有劳动服的村姑上了天猫淘宝，惊见满目时装；又像长年只吃干草的胃，蓦地发现，世上根本就不止干草这么一种食物，更还有萝卜青菜西蓝花、煎蛋炒肉清蒸鱼、火腿面包白米饭、樱桃葡萄哈密瓜，可以货比三家挑着吃、轮着吃、比着吃——它，还要不要膜拜以下这类说辞呢：“只有坚持吃干草才是好孩子”“干草才是唯一安全无毒的食物”“不吃干草就是背叛，人人都可以捡块石头砸死他”……

这些年，我只是到思维的超市作了一次自由行。而本书辑录的，就是在该“超市”里徜徉流连之所思所得。仅以此冰山一角，任读者自由检阅。

C 目录 Contents

五味杂陈

在那合法卖官的汉清岁月	003
“人民罚单”背后的“第57个‘民族’”	007
一夫当关	010
狮子的八阵图	014
一个“国民伴侣”的自白	017
马车不懂皇上的心	021
张飞的“维稳”支柱	024
多亏有那一角龙袍的走光	027
“你当局长了吗”	030
骗子的“辫子定律”与公众的“黑暗森林猜疑链”	034
他们为什么打瞌睡	038
吴隐之：你的成功能否复制？	041
病原依旧在；野火烧不焦	045
“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	048
“只许关心官场，不许关心政治”	051



开卷有思

最底层的竹子	057
多希望你能和我一起读懂弗兰克尔	062
不过是早生了两千年	067
三个“医生”，一面“镜子”	070
“百炼成狼”	073
纪晓岚“严重失职”？	076
“知而不为”更可怕	080
上司的生日与下属的“节日”	083
在空心的岩层上跳舞	086
陶渊明“骗”了美国人？	089
热闹的鲁智深，孤独的侯教授	093
明末“左愤”杨光先	096
赞美杨二郎，后果很严重	102
“中国式权钱尊严”	105
谁令“鸡脸”胜“人脸”？	108
“宁为富家奴”	111
“悟空划圈”与“魔王出柙”	114
所罗门的两张封条	117
有一把屠刀名叫“纯洁”	120

叶名琛：揣度圣意何其难	123
“尽责”与“渎职”之间的力学权衡	132
权利“睡美人”与权力“半衰期”	136
其实我明白	140

世 相 纵 议

“规则”的铁条为谁而弯	145
我们痛斥冷漠，我们漠然路过	148
世袭的底线	151
国际宽容日：最难的是宽容异己	154
“用拳头统一思想”是文明的死敌	156
别让“卫生巾补助”成为民愤的道具	159
要让渡多少权利才算“好成员”	163
一只菜青虫背后的公民困境	166
“不自卑”就能藏住我们的“农村尾巴”吗？	169
我讨厌做一只每天被拔毛的病鹅	171
“斯坦福监狱”并不遥远	175
最危险莫过“有所恃”	179
告别“拼爹”岂能只靠“春光偶泄”	183
“洋北漂”的真幸福离我们有多远	185